

夏日情思

梅雨天气离我们远去之后，真正的炎夏也就随之而至了。

诚然，夏天是炎热难耐的，但在古代许多文人雅士所吟诵的诗句中，却别有一番韵致，如宋代杨万里的“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唐代韦应物的“夏首云物变，雨余草木繁。池荷初帖水，林花已扫园”等，便可见一斑。在我以往的记忆与感觉中，夏天也总是那么美好，那么值得期待，那么让人留恋。尤其是童年的时候，它简直是我们欢乐的季节，大自然更是我们娱乐的场所。

农村的孩子打从五六岁起便时常结伴在野外玩耍了。比如在青草丛中捉蜻蜓，在庄稼地里抓青蛙、蚱蜢，在滩头上逮蟋蟀等，一整个夏天都玩得 not 亦乐乎。那个时候的大人呢，只要你不出去玩水，能整天玩到晚而不缠着他们，还夸你乖呢。

到了上学以后，似乎就更期盼夏天的到来。夏天一到，暑假就不远了，一旦放了暑假，就少有约束，整个野外就是我们玩乐的天地了。伙伴们多是趁着大人在睡午觉时溜出门，就像搞地下工作似的，到哪儿等待集中，都是事先约好的。这会儿最感兴趣的节目就是去水中嬉戏。村旁有条小溪，自然地形成一个个水潭，不太

深，很适宜我们这些小子游泳。伙伴们本来就光着头，赤着膊，只穿一条裤衩，这会儿呢，就连这仅有的裤衩也脱了，往溪岸一扔，便扑通一声跳入水中。开始，大伙都不会游，手足起劲地划动着，慢慢地也就学会了。

有时，会把伙伴们分成两拨，玩起打水仗的游戏来。有时呢，也会在溪边的草丛中捉鱼摸虾，运气好时还真能逮到一些，满心欢喜地拿回家，以讨得父母的欢心，免得挨骂。

不过，整个暑假也不光在水里玩。村后有棵树林子，是祖辈为防水患保护村子而栽种的，全是一色的枫杨树，很大很高，浓密的树荫把灼人的阳光都挡住了。树下全是平坦的草坪，软软的，就像一个天然的森林公园。我们就经常在这儿或者打扑克，或者做游戏、或者爬上树去逮蝉。当玩累了，或者玩腻了的时候，便在草坪上睡觉，感觉很是惬意。

后来参加了生产队劳动，虽然不能像儿时那般肆意地玩乐了，但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热爱夏天。尽管炎热是不争的事实，但它有许多乐趣却是其他季节所无法比拟的。那会儿还不知道电视为何物，人们吃了晚饭后，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来到一个固定的集中场所纳凉，大家



童遵森

手摇蒲扇，或者聊一些趣闻轶事，或者讲一些民间传说与故事，岳飞传啦、杨家将啦、水浒传啦等，听得你入迷，听得你上瘾，每晚便早早来到这儿呆着。或者呢，会让拉胡琴的与会唱戏的来一番表演，唱一些现代越剧与现代京剧——那会儿老曲子已不让唱了。现在想来，真的很留恋那会儿的夜晚，把白天的疲劳，都尽情地付诸于这欢乐与笑声中，好有一种苦中作乐的况味，也充分诠释了“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这一句古诗的内涵。

再后来呢，我参加工作了，也娶妻生子了，但对夏日这份情结，却始终难以排遣，因为我一边工作，一边仍在种着责任田。对农人而言，不管时光如何流转，岁月如何交替，夏天，终归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季节，一个令人期望的季节。俗话说，不冷不热，五谷不结，没有夏天，就没有庄稼的收获，也没有大地的希望。

安徽山东等地的割草客们挥汗如雨地在地里收割搬运装车，他们都穿着长袖长裤，头上还裹着毛巾或花布，尽量避免烈日暴晒。起早落夜割草很辛苦，报酬也不低，手脚麻利的熟练工一天能赚三四百元。收割过的茼蒿田里，留有厚厚一层下脚草，下脚草曾经是农家烧饭做菜的燃料，后来煤气普及，这些废草如何处置成了一大难题，当地农民习惯于就地一烧了之，于是，每到茼蒿收割时节，西乡平原总是狼烟四起，空气污染严重，一度还影响过栢社机场飞机的起降。近年来，有企业用下脚草加工制作包装盒等环保用品，废草有了新出路，就地烧草的现象少多了。

一季茼蒿一季稻是西乡平原传统的耕种模式，以前这个季节叫做双抢，意思是抢收抢种。双抢是一年当中最辛苦的时节，顶烈日冒酷暑，出大力流大汗，现如今，割茼蒿都是由外来农民工担当，割稻插秧早已实现机械化，晒草则由烘干机代劳，双抢这个曾经火热的词语淡出我们的生活已经很多年了。我若不是在这个时节到职湖拍片，也不会想起曾经热火朝天的双抢。

职湖边的有些田块已经种上晚稻秧苗，碧绿碧绿的，很是养眼。城里人上班族对节气是不敏感的，此刻，我站在职湖边，放眼熟悉的田野美景，不翻日历也知道小暑到了。“小暑小割，大暑大割。”“过了芒种不种稻，过了夏至不栽田。”这些农谚，曾经耳熟能详，现在很少听到了。



崔海波

架湖面，估计平日里走的人不多，石缝里野草疯长，老桥愈发显得寂寞寥落，看上去很沧桑。

原野的风吹来，带着花草的香味儿，很是舒爽。职湖风景美丽，若没有工作任务，背个相机到这里走走看看，呆上半天，真是一件赏心乐事。

职湖两岸的农田都是当年填广德湖造的田，当地人称之为湖田，以栽种水稻和席草为主。眼下正是茼蒿收割时节，来自

那年的夏天

姚远

热浪滚滚袭来，酷暑来到。我躲在空调房里免受炎热之苦，却也感觉不到真正的夏天了。记忆里年幼时的夏天是无需躲避，也无可躲避的。或许正是直面着夏天无限的热情，才感觉那时的夏天才算是真正的夏天。对我而言，印象最深的，要数1979年的夏天。1979年的夏天我家拥有了全村第一台座式电风扇，因而增添了一份特别的欢乐。

记得有天午饭时分，父亲从县城回来。满头大汗的他顾不上坐下歇歇，就急忙从自行车后座上卸下一只大纸箱，打开纸箱后，他把一个个零件堆放在地面上。然后出门请来了村里的电工。他俩没多久就把地上的零件组装成一台崭新的电风扇！父亲和电工对着新装好的牡丹牌电风扇得意地笑着，在大家催促下，父亲开始插上电源，一阵阵凉爽的清风就从电风扇飞速转动的扇叶间迎面拂来。父亲随手拧动电风扇底座上的一个开关，居然还会转头。围观的邻居们都啧啧称奇，这毕竟是我们村里的第一台电风扇呀。

如今这台电风扇不知被堆放在老家的哪个角落了，当年它可曾给过我们许多惬意的时光和欢乐的心情。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会记着那台湖蓝色的铁壳老式电风扇呢？

自从有了这台电风扇，我们就气定神闲多了。午饭后来到院子里的井边，我们把早上放在井中的一个西瓜和一大瓶开水冲好的麦乳精都取出来。那时家里还没有冰箱，只好把这口水井暂当成天然的冰箱。午睡时分，村庄里往往会有外人来卖棒冰。由远而近的棒冰叫卖声开始传来时，我们就悄悄溜出去，手里紧紧攥着一两张纸币，有时甚至顾不上穿鞋子，就飞速向外跑去，怕卖棒冰的走远。正午的烈日下，我与弟弟赤脚踩在滚烫的青石板上，循着棒冰叫卖声传来的方向奔去。一买回棒冰，就立即站在太阳底下使劲咬着，可是大雪糕实在融化得太快了！大雪糕永远是边嚼边化，很多时候拼命嚼还是赶不上其融化的速度，大雪糕开始淌下来，淌着淌着，一会儿就沾得衣服上都是斑斑驳驳的棒冰渍。多数时候可以买回喜欢的大雪糕棒冰，但有时动作稍慢些，只好无奈地看着卖棒冰的人远去了。心里终究有些悻悻然，只好寄希望于第二天卖棒冰的人能再来。如果遇上午后雷雨来临，卖棒冰的就只好忍痛大减价，那时孩子们吃得最痛快了，直至牙齿投降为止。

下午3点后是一天中孩子们最欢快的时光。太阳还高高挂在空中，孩子们就出发了。他们纷纷从家里跑出来，或拿脸盆，或抱个充好气的拖拉机内胎，甚至是个鼓满风的大塑料袋，向着大河边跑去。没多久就爆发了一场场大规模的“水上战争”！嬉笑声、呼喊声、水花飞溅声都在河面上随风飘扬。直到母亲岸边喊回家时，才意识到已是夕阳西下时分。天色暗下来，水也凉多了。孩子们像猴子般缩头缩脑从水中钻出来，嬉笑着，转眼已飞快跑回家。

夜幕降临，吃过晚饭，孩子们各自背着一条条草席来到村东的晒谷场，挑选清爽的地面铺好席子，迎着凉爽的夜风惬意地躺下来。地面的暑气正在渐渐消散，人们不断从四处聚拢来，不久人声鼎沸，一个村庄百多人可就这么个晒谷场呀！这热闹的场面倒有些像赶庙会呢！大人们都在谈论今年粮食收成的问题，孩子们可不喜欢听这些，他们有的抬头仰望星空，浮想联翩；有的还在继续着白天追逐打闹的游戏；有的正缠着大人再讲一遍牛郎织女的故事。夜渐渐深了，睡眼朦胧中，耳畔随风传来远处时起时落的犬吠声、蛙鸣声，还有人们喃喃细语声……

总第 5180 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三江月



芮成钢 著 53

虚实之间

在G20伦敦峰会上，奥巴马回答完美国媒体的提问后，还主动要求与外国媒体互动。那大概是他第一次有机会面对全世界2000多家媒体，充分显示自己的明星风采很有必要。但在其后的G20匹兹堡、多伦多峰会中，他不再给外国记者提问的机会，而是从兜里掏出一张美国记者名单，互动完就走人，反正能不能坐稳总统位置只取决于本国民众的支持率，没必要在别国媒体身上浪费时间。

所以在首尔，我并不认为奥巴马会请外国记者提问，现场情形看上去也的确如此。奥巴马和此前两次峰会一样，点了几个白宫记者中的熟人提问，就准备离开。但是将走未走之时，临时改了主意，决定留给东道主韩国的记者一个提问机会。他说：

“由于你们的出色工作，我觉得有必要请韩国的记者提个问题。有人提问吗？那位先生，他举手了。他是唯一一位让我看到的。开始吧。但是我可能需要一位翻译，如果你用韩语提问的话，事实上我的确需要一位翻译。”

当然，他看到的“那位先生”就是我。当他问“Anybody”时，可能是机会来得比较突然，现场一片寂静。这种时候哪怕1秒钟的冷场都让人格外尴尬，更何况无人举手的局面持续了大约5秒。我是做主持人出身，救场是我的天职，我也曾经在大学演讲，知道冷场的滋味儿，对台上的奥巴马深表同情，下意识地想替他解围，于是我就举起了手。

其实我并没有刻意想提问，但我知道只要我举手，至少第二天的报纸不会出现“奥巴马记者会遭冷场”这样的标题了。我一边站起来举手，一边用余光扫身边那些韩国记者，我想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举手，我就坐下来。遗憾的是举手的依然只有我一个人。

奥巴马看到有人举手，如释重负，欣然示意我可以提问。我首先向他解释，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哥们儿是中国人。此言一出，场上笑声一片。

奥巴马对此并无异议，他说：“很高兴见到你。”随后我说：“但我也是亚洲的一员。”Represent the entire Asia字面直译是“代表亚洲”，总统的回答是：“当然可以。”我继续说：“亚洲人都是一家人。”

此时奥巴马不再顺着我说，“你的英文比我的中文好，但是……公平起见，这个提问机会要留给韩国，所以……你……”

说这话时他有点儿结巴，可能是既不想得罪韩国记者，又不好驳我的面子。这时我转过身看，韩国记者依然没人举

手。

在这种场合下提问难度的确很大。首先它是全球直播，你的每一个细节表现都会被全世界看到，职业记者此时冒着很大的风险履行职责，弄不好就会贻笑大方。其次，要想提好这个问题，需要三个先决条件。其一是语言，英文足够好，能够流畅地表达。其二是心理素质，受过直播训练，敢于直播时在2000多家媒体面前发言。其三是经验，你必须懂懂奥巴马在10分钟演讲里所说的每一句话，和此前进行的所有问答，并且了解其背景，否则你问的恰好是别人说过的，显得很傻。这几个先决条件，就已经筛掉了大部分事先全无准备的韩国记者，更何况你还得组织一个靠谱的问题，不至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显得很没水平。（韩国记者中少见英文高手，可能也是因为水平高的都去投行上班了。）

这时候有人用英文喊：“我是美国人，但我在韩国工作，不算韩国记者？”此人长得金发碧眼，还不如我像韩国人，显然不能算，不过好歹也算给了奥巴马一个台阶，缓解了气氛。

我看奥巴马一脸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便转向韩国记者说：“如果韩国朋友允许我代表他们提一个问题呢？好不好？”

总统仍然不愿轻易让步，“那要看韩国记者是否有问题问，没有，没有人发言吗？”

依然一片寂静，没人举手或表态，令总统情何以堪。他说：“这好像比我预期的复杂。”台下又是一片笑声。

责编 胡晓新